评弹

猎猎战旗别样红

——《中国有个战旗村》序言

□何建明

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好故事确实太需要好的讲故事能手来讲，因为以我四十余年创作的结果所看到的一批批原本默默无闻的人和地区，后来成为了全国乃至世界影响的“国之大者”，更坚信这一点。

喜欢《中国有个战旗村》是因为首先喜欢“战旗”二字，它让我想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推翻三座大山的浴血革命战争史诗；它让我想到了我曾经战斗与工作的成都地区的那些“战旗”元素……对一名曾经在四川服役过的军人来说，“战旗”，就是一份瞬间可以热血沸腾的亲情和一份不可舍失的亲切。

但，现在这本书中讲的是一个“战旗”村庄的故事，一个因为有个响亮名字的村庄的乡村振兴的故事，也许正是因为上面的“战旗”情愫，让我迫不及待地想看完此书……

一进入战旗村的故事，我便喜欢上了。

喜欢这个名字中有“战旗”的村庄，并被这样的村庄所吸引、感动和欲去观摩学习一次方罢休的想法。这是这部作品的魅力所在——文学之所以有它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够打动人、吸引人、教育人和影响人。

我们先说“战旗”名字的村庄。

毫无疑问，能让总书记盛赞和称道的村庄，一定是山村巨变的佼佼者，一定是乡村振兴中的排头兵。战旗村的巨变首先是遵循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旗帜指引，坚持了以人为本、以发展为本、为人民为本的原则。其次是在村支两委的领导下，通过一代又一代人坚持不懈地从实际出发，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光荣传统，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再者是紧紧盯住发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一真理，在奋斗征程上突出创新理念，让农村的发展方向和形式不再单一、粗劣和低效，而是走高精细杂的高效产业，最终打造出一个中国西部乡村振兴和山村巨变的“猎猎战旗”标杆村。

战旗村的典型意义属于今天这个伟大时代，更属于明天和未来中国的方向，因为中国要富强与复兴，唯农村的富强与复兴才可能真正实现。

战旗村的“战旗”已经在中国农村独一无二地闪烁着它的光芒。但我想说的是：它不能缺一本关于战旗村的“战旗”如何猎猎飘扬的书，而这本书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杨虎所写的《中国有个战旗村》。它及时、生动、精彩，文学和通俗结合得非常好。现在，它及时呈现给了我们，让我们欣喜。

自徐迟之后，我几乎参与了所有中国报告文学三十多年来的发展事业和扛旗的工作，当了三十多年的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会长和三届中国作家协会驻会副主席，及两任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主任职务，几乎熟悉新时期以来每一位重要的报告作家，他们有的是我的同龄文友、有的是我的学生，他们中已经有相当多的人可以高飞了，还有相当多的人仍在努力攀登高峰，而且这期间我至少将几十名原来搞小说的人“拉”进了报告文学队伍，他们的进步很传奇：在小说界没有成为“第一方阵”，三五年报告文学创作下来，很快成为了中国报告文学队伍里的“第一方阵”骨干，这其中不乏四川的报告文学作家。他们中的一些人，之前我并不认识，但他们的第一部或第二部“冒”出来的报告文学作品让我看到后，便有了“带”他到我们共同的“讲好中国故事”的报告文学创作大军之中。这得感谢中国作协副主席、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的支持，尽管他是小说家，然而他也身体力行地参与了“讲好四川故事”“讲好中国故事”的非虚构创作。他的带动作用和领队作用对四川作家和中国作家从来都是巨大而明显的。

《中国有个战旗村》的作者又是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四川青年作家，而且他以前的“创作履历”里基本上都是小说，这更让我格外欣喜。尤其读了他的这部作品后，忍不住让我再一次惊呼一声：四川原来不缺报告文学作家啊！

杨虎是又可以成为一个比写小说更出息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家——其实优秀的作家，本来便可以是“多面手”。阿来便是一例：小说家著名、散文高手、非虚构不比谁差！杨虎的叙述，一看是写小说出身的，其语言优美、节奏明快、叙事紧扣、布局得当、说理说事并举……这些都是优秀报告文学必备之技，他在这部书中都获得了很好的发挥。

报告文学创作并不适合所有写虚构作品的诗人与戏剧家来参与，因为它特别受真人真事与客观事物的限制，这种限制对小说家和诗人及戏剧家来说，有时痛苦不堪，最后不得不放弃对它的尝试。这也是一些地方、一些文学大省盛产小说家、盛产诗人而出不了一个像样的报告文学作家的原因。因为“戴着手铐脚镣跳舞”确实非常难，然而杨虎这回“跳”得非常好，非常到位：他把战旗村的每一个需要呈现的人物，以小说的语言、小说的结构、小说的排序和推进，给予了合理而准确的叙述，同时又把报告文学中的“时代性”“客观性”“说理性”，进行了有机的艺术嵌入，看不出它是一部着意的“政治宣传书”，或“新闻报告文”，而是合格且比较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它在紧紧抓住战旗人在振兴乡村的事业上把“战旗”染得红又红的主线上进行了很好地文学叙述，因而获得了可读、耐读、可品读和读后能够激发对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自豪感、向往感。

我要说的最后一句概括性的话是：《中国有个战旗村》让我们十多亿人都在努力的新农村建设有了一个标杆；同样，文学也因为有了一部关于新时代“战旗”的作品而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文学战旗”其实也需要猎猎飘扬……

祝贺杨虎。也期待他的新作诞生。（略有删节）

《中国有个战旗村》封面
成都时代出版社出版

生活

太阳照在云华村

□刘小芳

菜地、花草、鱼塘，满目是一派诗意田园风光；光伏椅、光伏瓦、光伏路灯，两分钟左右一班飞驰而过的飞机，随处是科技体验和辽阔翱翔。开窗可见绿，推门即赏水，抬头能看飞机，这是成都双流区云华村的常态风景。

从双流机场候机楼向南行驶大约12公里，便来到双流区黄水镇云华村。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8平方公里的村庄，在放大镜下也只是微粒一点。就是这一点微粒，自2015年双流首批幸福美丽新村落户此地后，便越来越闪耀。这里成为令人向往的心灵花园，成为双流的最美客厅，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菜鸟、圆通、顺丰等三十多家企业落户在这里，法国飞机巨头空客公司斥巨资相中这里……

最美会客厅、宜居宜业长寿村、商瞿文化旅游地、光伏加持的村庄……随便亮出一张名片，都闪闪发光，引得川内外的国人竞相前往。

这里到处都有鲜花，被花魂唤醒的这片土地，滋养着一份情调，一份浪漫，被赋予了新的命名：空港花田。

亲人朋友来了，到哪里看看？花田！同学闺蜜来了，去哪里玩玩？花田。是的，空港花田是双流人的待客厅。四季有花，处处有景。

春天，那些按照熊猫姿态生长的油菜和荞麦草，默契配合，等油菜花怒放时，一只只憨态可爱的熊猫便在花丛笑，还有万千朵郁金香高举着杯子，邀请大家共饮春光。夏日，在满目格桑花蝶飞之间，那260来亩的迎风青荷，绿裙翩翩、花姿亭亭，别有一番诗风词韵。人们在周邦彦捕捉的“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意境中，可以沉醉在李白“竹色溪下绿，荷花镜里香”的描绘中，也可以流连在王昌龄“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的画面里。秋冬的菊，更是千姿百态，沉静性格中自有一种妖娆。傍晚时分，便能感受到李师广笔下“秋霜造就菊城花，不尽风流写晚霞”的惊艳。还有那片从诗词中走来的芭蕉，在猎猎寒风中舞出一阙豪迈，至于曾经那雨滴芭蕉的忧伤与婉约，早被李清照用纸收藏。

当然还有大家心心念念的飞机，2分钟左右一班，有低至几十米的。在四处设置的景观台上，大家尽情摆拍美照，为心灵长出翅膀，对诗与远方作最近的触摸。至于体验趣味活动、品味农家小菜，自然是老人孩子各有所爱。

是的，在这最美客厅，远方亲朋好友来了，或平时周末陪老携幼，定然是要去那鲜花簇拥的木质观光栈道走走，去那丰富的观景打卡点转转，唠嗑唠嗑家常，复习复习时光，何其乐哉！在润泽的空气中，用花香沐身、鸟鸣洗耳，用艳丽的花缤纷心情，何其美哉！

隶属牧马山的云华村，传说也是种下商瞿名字的地方。商瞿，作为“瞿”姓始祖与儒家文化传授者，两千多年前便加持了这片土地，让代代云华人拥有强大的文化基因。

2015年云华村成为双流新区规划中的首批幸福美丽新村，以“德治教化”引领乡风文明，更是常态。每年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最美云华人”“幸福云华百家宴”，帮居民提炼“家风家训”，引导后人崇德向善、孝亲睦邻等。社区“巧媳妇手工坊”编织的工艺品，通过亚美欧代理中心，更是远销澳大利亚。

在这里，有着浓郁的崇文重教氛围，社区特设50万元的“商瞿故里奖学基金”，凡云华籍学子，考上北大、清华重奖8万元，考上985、211或其他高校均有不同的奖励，全村孩子形成比学赶帮的学习氛围。村党委书记黄忠说，我们不仅幸福于现在，更要赢在未来。

云华村所在的牧马山，最初名“女几山”，在《山海经》中有记载，历史可谓悠久。相传在一千多年前，牧马山被刘备和诸葛亮“盯”上，派张飞屯兵于此，想强大军队，实现一统中原的宏愿。牧马山是成都平原的龙脉，这条静卧了亿万年的蛟龙，在三国时期腾空而起，在蜀国的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现在，山上的每一片青草，仿佛还葱绿着三国的故事。

被诸葛亮看中的这片风水地，似乎特别宜居养人，这里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有一百多位，最高龄的朱郑氏婆婆已有122岁，她不认识儿女，也不认识自己，历经三朝岁月潮落潮起，真正抵达人生最高境界——忘我。云华村也被誉为“长寿村”，被问及长寿秘诀时，大家说政策好、日子好，吃好、睡好、心态好就行。原来，安居乐业、回到本真，就是最幸福的生命状态。

平时居民无需外出打工，开门即迎客，坐地可经商。通过营造“农、商、文、旅、体”消费场景，从2018年到现在，社区人均年收入达3.8万元，集体年收入220万元，集体总收入突破2000万元，实现了业兴、家富、人和、村美！

云华村从万千村庄中脱颖而出，闪亮成双流的一张名片，这与政策的阳光普照分不开。历经多年的拆迁与规划，历经几代云华人的建设，8平方公里的云华村蜕变成蝶，真正飞了起来。

情感

楠木树下

□黄春红

楠木树下

都江堰友爱学校大门右侧一线，树影婆娑，间隔五步的距离就是一棵楠木树。这片楠木树下，在2022年春季种上了麦冬，远远看去，像一床延伸到操场的绿色锦缎，微风一吹，荡漾出一段又一段的绿色条纹。条纹其间，镶嵌着一条蜿蜒的石板路，是用大小一致的长方形石板，间隔巴掌宽的距离铺成的，从再延迟点位这边的楠木树下，弯弯绕绕的延伸到西边的操场。

一年级的孩子们放学啦，三五一排，从西边的楠木树下，走了过来，老远就有孩子奶声奶气地给我打招呼：“黄老师，我来啦，妈妈说今天爸爸来接我，要六点半过后才能来。”我一看，是小梦梦。她妈妈在肯德基上班，爸爸是交警。

我记得两个月前的一个傍晚，都过七点半了，梦梦的家长还没来。梦梦本来在画画，到后来画画的心思没了，时不时地把头转向围墙外面。

我穿过马路，在超市买了两块面包和鸡翅。梦梦才几岁，不能让她饿着肚子等爸爸。让我想不到的是，梦梦居然不肯吃我买给她的面包。我再次把面包递到她跟前说：“乖乖，快吃吧，面包吃完爸爸就来了。”

“黄老师，我爸爸说过，不能吃别人送的东西。”梦梦摇着小手对我细声细气说道。

天已黑尽，终于有人在围墙外喊梦梦了，但不是她爸爸，是她妈妈：“黄老师啊，不好意思，耽误你下班时间了，她爸爸中午临时被调往成都执勤去了，我都是请假骑共享单车来的。”

这些“再延迟点”孩子的家长们，大多都是因为工作，才晚来接他们自己的孩子，我也是为了做好学校分派我的工作，看护好这些可爱的孩子们。尽管有时候来得实在太晚，那他们都是在为大家服务。就拿苏苏家来说吧，她的爸爸在公安局工作，妈妈在社区工作，爷爷奶奶外婆外公都在外地，有时候忙于工作，真的是无奈啊。

就在前几天，刚放学她妈妈就给我电话：“黄老师啊，今天我事情多，她爸爸晚点会来接苏苏哈，麻烦你帮我照看一下啊。”接到这样的电话，我反而不知道说什么了，她太客气了，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再说我也很喜欢苏苏，她长得文文静静的，很乖，每天一来就坐在椅子上看书。

我喜欢看书，所以喜欢看书的孩子，苏苏拿着一本书，直挺挺地坐在楠木树下的长椅上，聚精会神地捧着书看着。起风了，掉落的树叶索索有声，孩子专心地看书，叶片落在书上，她用手轻轻捏在手里，一片、两片、三片，站起来走到干净整洁的垃圾桶旁，把叶片丢进去，然后又走到椅子边坐下来。

就这样，她看着书，我看着她，不知不觉天暗了下来。我打开手机电筒，轻轻走过去坐在她身边，为她照亮书本。

突然，她妈妈的电话来了，急促地说：“黄老师啊，她爸爸单位太忙了，没有时间来接，我这里也是，事情还多得很，麻烦你帮忙打个车送她回来，车钱我明天给你。”

苏苏妈妈是一位美丽又智慧的社区干部，我曾听她说，前两年也是因为工作忙，忘记了接孩子的时间，当她忙完工作，天已经擦黑了。她担心孩子一个人在学校孤孤单单的，又害怕孩子久不见她来接，擅自做主自己回家，万一在路上出点什么事……她不敢想下去，把车提速朝学校开。不料撞车了，虽然人没大碍，可车却撞坏了。当去年秋季开学后，程校长就提议实施了“再延迟”的服务，她第一个就给孩子报名申请了再延迟。

看着披着一身银光的苏苏上了滴滴车，看着滴滴车消失在我的视线，我才转身回学校。就在我走到学校大门的时候，车来了……当他得知他的孩子坐滴滴车回家之后，对我语无伦次地左一个谢谢，右一个谢谢。听着孩子爸爸的道谢，我的眼眶红了。谢我什么啊？我只是一个学校普通的后勤员工，而你们，是祖国的明星，人民的公仆！特别在这艰难的3年时光里，有多少个深冬的夜晚，你们为老百姓凛冬守夜，点燃篝火，带给我们老百姓无穷的力量啊。

说起这段时间，由于忙工作，很晚才来接孩子的事，让我想起了前天晚上，一位接到孩子，却累得迟迟未启动车的家长，她是中医院的一位医生妈妈。

就在昨天傍晚，铅灰色的天空刮起了西北风，好多孩子都站长椅边上，或聊天，或做小游戏。因此，大伞下的椅子空了好几个位置。一个小男孩走到大伞下，拿出字帖，在桌子上认认真真地临摹。天黑了，其他的几十个孩子都接走完了，就他一个人借着学校大屏幕射过来的光亮，还握着笔，坐得端端正正地在本子上写。我走过去坐在他旁边，摸摸他冰得像铁砣似的手说：“小乖乖，不写了嘛，把手揣进裤包里暖和一下。”

“我要写，如果不写字，就感觉时间过得很慢、很慢。”我掏出手机问他：“要不要给妈妈打个电话呀？问问她出发了没有？”

“不能打电话的，我妈妈是中医院的医生，这几天很忙很忙的。”小奶包子的声音很小，但绝对的清亮。他低下头，我发现他长长的睫毛，像是在水里浸过，从楠木林那边吹过来了一点点风，虽然冷飕飕的，却照亮了他那细细弯弯的睫毛。

“我妈妈来接我了，老师再见。”

我追出学校大门，要确定一下，是不是他妈妈的车。当我看到孩子喊着妈妈，爬上车后座时，才发现他妈妈伏在方向盘上。孩子关好车门后，她才抬起头，顿了顿，把两边的头发顺在耳后，才启动车子缓缓朝前开去。

孩子全部接走完了，我也该下班了。我朝楠木树林那边走。楠木树的下半截，清一色地刷了白石灰，欲明未明的月亮挂在天上，月亮是会走的，在楠木树上、在操场上、在艺术楼的顶上，都有它的影子，而楠木树，不但不会走，而且有记忆，将再延迟点位上，发生的一个又一个温暖的故事，通通都刻在了它们的年轮之中。

诗歌

成都之忆

（外三首）

□葛筱强

在浣花溪旁侧的诗歌大道上
喝一杯茶吧，溪流之外，是草堂
草堂之外，是抵达栊树枝头的春风
吹过脸颊，在看不见尽头的白日梦里
杜甫只是溪声与鹭鸣之间的倒影
而唐代只是当代的一片乌瓦
我想用喉头上的颤音
把他们读成歧途上的星座
他们将把我这个独行者
当作天外的合唱团

红星路二段85号

那夜有忽然的亚热带小雨
打湿了枯叶蝶翅羽上的夜色
而星星伪装成寂静的汉语
和一杯酒后甜蜜的记忆
就是这儿了，三十年前
我曾寄青春与跳舞的诗句于此
三十年后，我准备将其当作
酢浆草和野薄荷互相摇晃的
光阴峡谷，时间太快了
为谋一面，我差点用掉了半生

锦江记

是的，我记得那天我们在桥上
谈论了一面镜子和不远处的
薛涛井，也谈论了纷纷落叶
比电影院里的情节更令人信服
是的，夜色中的锦江
仿佛一支闪烁梦境和忧伤的情歌
我们在江水不息的涛声里
获得了片刻的宁静，也因此
重新对未曾抵达的
广大天地，充满了好奇

别册

我们在春熙路的灯光下
谈到辛波斯卡，仿佛就在昨天
一首诗接近于完美，另一首诗在雨中开了花
而植物的沉默，象征着更多的生活
仍然可以忍受，比如我们没有喝完的
半杯酒，正倒映着天空，我们永远
翻不完的念头和夜色，恰好可以用来
接住后半夜屋瓦上的如水月光

丰子恺《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